

愛狄密勒著  
阿雪譯

上海

冒險家的樂園

833.6  
L411  
(3)



# 上海一冒險家的樂園

著者 狄密勒  
譯者 魯學

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

## 弁言

這一本書，上海——冒險家的樂園：

講驚人的事實與使這些非常的事實成爲可能的情境。

將事實正確地寫出來，沒有任何宣傳的作用，也不帶些微主觀的色彩。

暴露久藏的祕密，使那些身蒙其害的人得以一豁其眼界。

啓示人所不相信與不肯相信的二重行爲，與包庇這些行爲的組織。揭穿天壤間的大大小的罔廉無恥的人與罔廉無恥的事。

包括一部份幾經選擇的最富於典型性的實在材料。

爲在上海多年的經驗，觀察與調查的成績。

顯出自欺甚於欺人的個人與個人的集團。這些個人與個人的集團雖造成極嚴

重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問題，然而我們爲了上面的緣因，將不以莊重的態度，來看他們。

在幽默的情境下寫成。

希望讀者也以幽默的態度來讀它。讀者應該記得一個人原是可以嬉笑而保持着莊重的態度的。

## 序

冒險的故事！這是全世界都喜歡聽的。

真正的冒險，驚心動魄的冒險，在無人曉得的陸地中，在未經航行過的海洋上，在奇形怪狀的人民間，在人類企圖的新領域裏，在日新月異的科學發明內，在探索人所未聞的天涯地角中。

偉大的征服者，偉大的發明家，偉大的創業者都是最優等的冒險家。

猶太人在摩西領導之下，摩西從埃及及逃到巴勒斯丁是聖經時代之最偉大的冒險事業。

北美洲的發見是哥倫布一生中的最偉大的冒險事業。

斯登萊在非洲是一個什麼都不怕的冒險家。

狄福筆下的魯濱遜漂流記，斯蒂文生筆下的金銀島，都是不朽的冒險故事。

馬哥勃羅在中國，麥斯密倫在墨西哥，林白上校飛越大西洋，皮特少將遠征北冰洋，皮卡教授上昇同溫層都是真正的冒險家做的真正冒險事業。

有胆量去應付新的形勢，向不可預知的情境挑釁，冒不可預見的危險，走他人所未會走過的路，成就他人所未會成過的事業：這一切，合在一起，造成真正的冒險。

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是真正的冒險：諸葛亮的恢復漢室，文天祥的志延宋社。人不知其可而獨已知其可而獨力以成之也是真正的冒險：哥白尼的創立地動說，馬丁路德的反對天主教。

在真正的冒險中，一個人經驗到許多平常所經驗不到的快事。他得以測定其一己的勇氣、毅力、意志與智慧。換句話說，他可以知道他自己。所以，事情在他人眼光中爲行險，爲妄動；而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則爲快舉，爲樂事。

冒險的本義向來是如此的：發明引導，開闢新的道路，成就新的事業。其中有的是定見，是大無畏的精神，是忠於所事的心，是建設的努力，是抉發真理的希望，是福利衆生的宏願。

然而，現代却替冒險這一個概念增加了新的意義。現代的小說與現代的戲劇使冒險家套上了一個新的面具。

二十世紀的冒險家不向荒原絕域中去討生活，也不在真理正道間找材料，而專在人海中施展他的絕技。他遙估他人的錢囊的重量，佈置巧妙的機關，讓一顆顆好吃的果子落到他的懷裏。人瘠則我肥是他的信條，他的宗教，他的全部人生哲學。

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正站在冒險事業的相反的極端。他不創造而祇事毀壞；不爲社會努力而唯社會的利益是侵；不做人們的良友而做大衆的公敵。

虛偽、欺詐、無賴、狂妄，總而言之，一切的鬼蜮都是他的法寶。他今天恭

維你，祇因為明天他可以乘你的不備在你背上刺一刀。他今天替你籌劃許多似乎極有利的事業，祇因為明天在你的失望中他可以得到極好的利益。

他的最大的目的是在不勞而享他人的勞動的結果。他人放進去，他拿出來；他人往上推，他向下拉。是好處都歸他享受；而一切的損害則由他人去擔當。

在二十世紀的冒險家的眼光中，除了利益以外，什麼都不得值顧惜。愛情、友誼、宗教、信義，一切好聽的東西都是他的踏腳石。他踏着向前走去以裝滿他的肚皮與口袋。祇要能獲得利益，變貓變狗都可以。

但是冤家總不免有對頭。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是法律的冤家；投桃自當報李，法律不客氣的做了他的最兇惡的對頭。法律伸出無情的鐵爪，隨時預備抓住他。所以他的唯一的要務就在設法跳出這一重法網。他厭惡那一條條的規程，憎恨那如狼如虎的警吏，畏懼那鐵面無私的法庭。任何所在如有了這些人與物，他就以遷地為良。



遷地固然爲良，然而這良土又在什麼地方？

這良土必須容納得下吞舟之鯨，同時他更須有多量的好吃的果子可供大嚼。

這一個良土就是上海，冒險家的樂園。

上海，這華洋雜處的大都會，這政出多頭的城市，這紙醉金迷的冶遊場，這遍地黃金的好處所，不正是一個最好的冒險的地點麼？

在上海更何況，還有那可伸可縮的領事裁判權，五顏六色的種族，爭權奪利的組織，紛歧雜出的誤會；這一切再加上了上面的一切，將這世界的第五個大會，氤氳氳氳，化成一團漆黑。

上海，你成了冒險家的樂園。

大家到上海去啊，那裏的水渾，有魚可摸。

來的有裝着大幌子的商賈，披著黑外套的教士，雄冠佩劍的官佐。然而儘你們打扮得怎樣莊嚴或闊綽，總遮不過你們這副猴兒相來。在這裏。就將你們的善

言善行照實錄下。

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本不以男人爲限。可是這一本書却完全沒有將那些善女人的懿言懿行收入，因爲作者在這一方面還觀察得未曾到家。這是應請原諒的。

## 獻詞

斯人之儔，玄玄之流；或求浪跡，或事妄求。  
或貨殖者，軒眉席上；得財不正，終露醜狀。  
或傳道子，濫巾五岳；利彼信心，盈我貪壑。  
亦有長吏，箕冠載首；大帑三千，銘諸坐右。  
更有黔產，遣使解嘲；調而不查，薄海騰笑。  
袞袞諸老，拄杖北馳；事未一就，華城淪池。  
更有智士，自擅吹噓；山海之經，橐垂有餘。  
凡此衆生，咸我佳客；敬以相獻，請暫駐駕。

# 目次

弁言	一
序	一
獻詞	一
第一章 好發放這些魔頭	一
第二章 這就是！	二七
第三章 萬花筒中	七
第四章 虛偽與欺騙的交響樂	二五
第五章 遠足旅行	一五
第六章 不調查的調查團	一〇三

第七章	太倉幾粟·····	二二七
第八章	海盜與鴉片鬼·····	二六一
第九章	上帝與財神·····	二八九
第十章	不操干戈的強盜·····	三四三
第十一章	戴紅纓帽的猴子·····	三六三

## 第一章 好發放這些魔頭

踏進此地的人們啊，請你們且莫把一切的希望拋却。

——但丁 (Dante) 地獄曲

這是幾年以前的事情。

一隻大船一連在海上航行了好幾個月的功夫，他從天涯走到地角，由此洲開到那洲，這樣輾轉往來地差不多靠過了每一個文明國的主要口岸。照他那副匆遽與不憚跋涉的樣子看來，他似乎負有一種極重要的國際使命。

可是一些也不，在他的乘客之中，沒有出席國際會議的政府代表，沒有銜着密命的私人專使，沒有搖舌弄唇興波作浪的政客，沒有擁兵干政割據自雄的軍

人，也沒有椎心泣血圖復故業的亡國君王；甚至連一個如此如此的商會的這般這般的代表都沒有。

也許他爲一隻替某些國家所出產的工業品作廣告的流動展覽船。

這話有一部份是猜着了；就是他確是流動的，然而工業品呢？那他却未曾載有。

那麼他是隻海軍學員的練習艦？

也不。船上連一個未來的水手都沒有，不要說是海軍將校了。

那麼他是一隻正規的軍艦，一隻巡洋艦或驅逐艦，負着敦睦邦交的使命去訪問各國的。

絕對不是的。

但是有一種特殊的情形存在着。當這一隻形如軍艦的船駛入每一個口岸的時候，岸上的官吏總要起一番紛擾。他們都不以平常的船隻待他。

說來說去，還是一個不明白。好，讓我們看看他出發時的情形；這樣我們對於他的國籍，所載的東西和久航不歸的理由也許能彀多知道一些。

在他作這一次奇異的航行之前，他停泊在布宜諾斯·愛利斯 (Buenos Aires) 的海港中。他的名字叫做『嘉果』；一面阿××的國旗飄揚在船尾的旗竿上，表示出他是屬於這一個國家的。他正等着上貨色，一批沒有顧主願意承購的貨色。可是話又得說回來，這一批貨色雖然不大吃香，可是採辦他們的成本却不在小數。化了許多的時間、金錢、勞力與計謀，方纔收羅得這一批肉食的兩足動物，現在送到外國去賤賣，這倒霉的生意！

肉食的動物？哦，明白了，動物園中的珍異標本；馬戲班中的奇怪鳥獸。

嚇，先生，你猜錯了，請看上貨吧。可是貨艙的門仍是緊閉着，起重機也垂拱無所事的靜立着。碼頭上不看見一堆一捆的東西，船面上不聽見那許的呼聲，這一批貨色用他們自有的兩隻腳將他們搬上船來，在武裝的送貨者的監視



下，這一羣的活貨色服服帖帖的爬上繩梯，走到艙裏去。

兩足動物再加上一羣，大小前提都有了，我們的結論爲這一批貨色一定是一羣鳥。這結論到也不錯。他們是一羣鳥，一羣惹人討厭的烏鴉，欺凌弱小的鷹隼，吃死人肉的禿鷲，啄食母眼的鴟梟，妖鬼變的九頭鳥。

『嘉果』號裝上了這一批寶貨之後，就開始他的長期航行。他從南到北，再由東徂西地去分別拜望各國以出脫這些好貨色。他走來走去，終於走到了意大利的脫利斯底 (Trieste)。『嘉果』號的船主經過了幾個月的單調的海上生活後，早已歸心如箭。他恨不得將船上的一些未曾銷去的貨色一下子都拋到海裏去，可以出空身子回去。可是上頭的命令叫他好好的發放他們，這使他感到極大的煩惱與困難：因爲沒有受主又怎樣發放得盡呢？這不就是叫他永遠不得回家麼？所以在焦急不安。

然而焦急不安的實在不止他一個人，在脫利斯底的岸上，同樣的情形也有得